

澳洲诗人杰里·克罗尔诗歌《母亲》《母亲与海》中的母性形象

龚秋羽

(西昌学院, 四川 西昌 615013)

摘要: 本文通过对杰里·克罗尔《母亲》《母亲与海》诗歌中母性形象及母爱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以具体的文本为研究对象,揭示其作品中的隐喻意义,丰富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视野下的母性形象,强化母性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 杰里·克罗尔; 诗歌; 母性形象

母性形象是人类意识深处的“原始心理经验”,也是文学领域中的永恒主题。母性形象作为一个可以兼具共时与历时范畴的文学形象,不仅指具体的母亲形象,还能泛指自然、民族、国家等意象群体。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还是现当代文学创作,抑或是西方文学作品,母性形象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题。风格各异的作家和艺术家们塑造了众多不同类型的母亲形象,如《百年孤独》中乌尔苏拉这样脚踏实地、务实的大地母亲,《司炉》中温柔却又沉默懦弱的母亲,《补天》中女娲那样熠熠生辉、光彩超凡的人类母亲形象,《寒夜》中的曾树生则是典型的“新女性,新母亲”形象。又如王安忆在《纪实和虚构》中塑造具有“支柱性”气质的母亲形象,其指的是无论怎样也不会丧失对生活的信心,追求幸福生活,用看似柔弱的纯善之心来面对一切困苦和磨难。这些历史与当代作品无不彰显出母性形象的丰富多彩和书写价值。不同地域、性别、时代的作家对母性都有着不同的阐释和理解。杰里·克罗尔出生于纽约,在布林德斯大学担任英语专业副教授和创业写作项目主任,她的第一部诗集曾获得安妮·埃尔德奖。杰里·克罗尔也在其诗歌中塑造了一位平静而又独特、年迈而又坚韧、开阔而又纯粹的母亲形象。克罗尔通过诗歌《母亲》《母亲与海》中对母亲形象及其身体状况的叙述描写,字里行间体现出母亲对其的深刻影响以及这份影响带来的对人生的特有感受。同时结合她在对母亲形象塑造上的创作特点、女儿身份的叙述角度,探析其作品中的隐喻意义。克罗尔诗歌中的母亲形象具有极大的研究空间和价值,近年来国内外几乎没有学者对克罗尔诗歌中的母亲形象与母爱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主要以诗歌《母亲》《母亲与海》等为例,旨在通过对杰里·克罗尔诗歌中的母性形象、母性书写深入的分析,丰富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视野下的母性形象,强化母性价值和意义。

一、母性内涵

“母性”二字所带来的标签或许是慈祥、温和、牺牲的母亲形象。母性或许象征着光辉、平稳、纯洁和温暖。但“母性”不同于一般表述中的“母亲”和“母爱”,“母亲”是生理意义上的生育者和伦理意义上的养育者。“母爱”却由母亲先天携带,建立在传统伦理关系之上,是母亲在抚育子女过程中心甘情愿的

给予关怀和爱。而“母性”的概念话语更为复杂,“‘母性’是一种母亲性质,区别于男性和女性,是一种性别意识的第三性”。

“母性”不仅具有生理学范畴还具有社会学范畴,它不是已经身为母亲的女性专属的,它是“授予、牺牲、抚爱、温柔”。此外,“母性不仅是天然的母亲属性,而且包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条件下产生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的母亲属性。置身社会、文化、历史环境的父权制对母性的解释和定义及对母性的造就,直接影响到母亲的形象和母亲的性别角色分担的逻辑理论意义及母亲的价值本位的确定。”

二、杰里·克罗尔笔下的母亲形象

卡尔·荣格说道:“大地(包括树、花、草、水等)、耕地、花园、山洞、小动物、女人等都是母性原型的象征,代表着简单、保护与滋养”。母亲原型的投射是一个自动、无意识的过程,它将自身的内容转移到与自己有相似属性的客体上。自然界作为人类最早接触、联系最为密切的领域自然而然地便成为了客体选择的首要领域,所以像大地、月亮、水这样的自然物成为了母亲原型的隐喻,展现出母性的特质与属性。克罗尔的《母亲》和《母亲与海》两首诗歌中都体现了水这个原型,其诗歌中描述出的母性形象类型便是若水型母性形象。克罗尔在作品《母亲》中这样描述:

母亲就好似那一潭平静的湖水,
只有我的话语能让她泛起涟漪。

克罗尔在诗中将母亲比作一潭湖水,由此可见克罗尔对其母亲的评价之高,认为其母亲像水一般静谧、稳重和包容。埃利希·诺伊曼指出包括母亲形象在内所有女性的一个基本特征便是被视作大圆或大容器形态。作为此形态的她可以包容、悦纳万物,体现母性的容纳与滋养特质,因此水也成为善良母亲的象征。从古文角度来看,由于境与静(still)同音,因此水还是一种纯洁以及安静自然的象征。诗人除了在诗中将母亲比作水来表现其母亲的温柔宽怀之外,还在诗中将母亲的皮肤比作飞蛾的翅膀,将母亲的皮肤比作天空,而作者对其母亲身体的比喻也体现了作者对母亲深深的爱意,也正是因为体会到母亲无私和绵绵不尽的爱意才会将母亲的每一处刻画如此细致:“母亲的皮肤薄的像飞蛾的翅膀。母亲的眼睛看起来苍白如寒冬的天空,空空无雨。”作者也在诗中描述了为什么母亲像一潭平静的湖水,因为“母亲的臀部像花生糖般易碎,她通过手杖来触碰这个世界,急着想知道答案。母亲失去了语言,像鸟一样拍打着翅膀,数着巢里有多少只小鸟,一直数却从来没数对过。”母亲逐渐年迈,身体机能逐渐衰退,花生糖的手杖等无不暗示着母亲此时的脆弱与衰老,甚至连意识

也不时常那么清晰，作者还在诗中描述母亲的嗅觉也逐渐失灵，尽管如此，作者的言语或作者的出现还是能引起她的关心，激起她心中的涟漪，说明女儿是唯一能让她在这余下的生命中挂怀的，说明爱之深。这就是母性的伟大之处，也是母性的自然流露，虽自身不易，但依然会随时随地牵挂自己的儿女。而诗人便是那微风，在平静的水面上吹起波纹，是水滴在平静的水面中激起一道道涟漪，是落叶伴着微风落入池中泛起点点涟漪，是卵石扔进水池里，水面就泛起涟漪。诗人在诗的末尾加上：“我不断地搅动又搅动”也恰证明了作者不厌其烦地充当起这微风、落叶和卵石，或许是为了让母亲对人事依旧有着眷恋，作为清澈深沉的湖水，感觉到眼前起伏的波浪线，就是感受到人生的生命线。诗人搅动湖水，想制造一点波浪和漩涡，自己对年迈母亲的这点影响也足够让她怀抱着爱与被爱的力量前行。

除此之外，克罗尔还在另外一首诗中将母亲比作海：

妈妈无声地给我上了这一课。

她逐渐听不懂我的话。

她是否漂浮在海中并不重要。

甚至海这个词也变得毫无意义，

因为她变成了海。

在诗中，母亲变成了一望无际的大海，说明在作者的心目中母亲像大海一样具有涵容、承接的能力。她具有涵容的能力，在女儿表达出沮丧或悲伤时，她不会严厉惩罚而是会更加包容。母亲通过变成大海般的容器来承载孩子的一切。水是源源不断的，它们朝着一个目标向前流动，最终注入江海中，水是奔流不息的，母亲是坚韧坚强的。诗歌中描述了作者的母亲身患阿兹海默症，语言退化。但是她却以母性包容的力量悦纳了她人生道路中所有的不幸。水这个原型性象征，其普遍性来自于它的复合特性：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而作者提到母亲不用语言便教会了她，教会了什么呢，应该是教会她坦然面对一切的到来，不要担心和害怕。就像其诗中描述在海上漂浮却不借助任何工具表示母亲即使什么都记不得了但还是很勇敢还是会享受生活，不去担心和恐惧，而看到这样的母亲，作者内心便也释怀了，所以才会有诗中这样的描述：“黄昏时我站在冬天的海滩上。今晚将会有巨浪，明年将会有沙丘，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建成的房子。但我很开心看见她随波荡漾”对于海滩、沙丘和房子的叙述都表述了作者心下的坦然和开阔，很乐于看到母亲乘风破浪，在她自己的世界中遨游。母亲的积极性影响着女儿，正如《百年孤独》中庇拉尔·特尔内拉这样坚强的母亲，她以其海纳百川的母性胸怀悦纳了自己生命中一切的苦难与不幸，在困境中依旧能用自己柔弱的身躯撑起母性庇护的大伞，给予他人温暖。母亲如水，历经坎坷却又奔流不息，化解苦难进而变得坚强伟岸。诗人迈入人生的第一步，幼小的身躯是母亲用海水般的乳汁将其孕育灌溉，使其懂得了很多人生哲理，知晓了大海的宽窄与深浅，知晓了大海的波涛与无畏，也知晓了大海的博大与深邃。在这条一望无际的人生海洋中航行，虽然难免遇到挫折和苦难，但只要保持原有的

姿态，永葆积极正面的心绪，迎难而上，坦然面对，便能乘风破浪。因为只有坚强、有毅力、有爱心且胸怀宽广的人才能拥有这片心中的海，这海才会接纳其并为其明灯指路向前航行。杰里·克罗尔所塑造的母性形象是具有其独特性的，“善”和“慧”之外，她又注入了许多其他的质素，包括开阔、坚韧、随性等性格特征。除此之外，其感受到的母爱是延续的，被继承的，徐洲在对杰里·克罗尔诗歌《瞬间》和《二十四周》的分析中提到克罗尔将胎动描述为“漂浮一般”“梦的碎片”，指出这种神奇又独特的感受带给克罗尔如同梦境般的享受，也让她初尝了母爱的甜蜜。将母爱形容成甜蜜，孕育生命的克罗尔内心深处强烈的母爱不也证明了她在母亲那里一定也感受到了同样浓郁的母爱。所以这份母爱才能以这样真挚的形式得以延续。

三、杰里·克罗尔诗歌母性书写的价值与意义

在当今浮躁又多元化的时代中，女性长辈与子女之间的沟通、差异和冲突此起彼伏。

且在传统与现代交叉的社会文化氛围中，“母亲”依旧被要求带有伟大、博爱、无私、慈善、圣洁等这些特质。而杰里·克罗尔诗歌中对母性形象普通又真实自然的刻画，呈现出母性自身存在的美好品质和母性个体的光辉，不需要渲染和歌颂，只凭借几个质朴的画面肯定原初的、自然的母性的价值与力量。其诗中所蕴含的内涵和审美价值，为女性主义者回归母性提供依据和参考。其形象塑造的现实意义便是告诉世人母亲拥有的影响力，母亲拥有反映和转化的能力。母爱为孩子不仅仅是提供爱、抚育和滋养的成分，母爱提供了心智的原型，使得孩子从中理解到真谛。

其次，在文学创作方面，关于母亲的描写，杰里·克罗尔采取的是女儿的叙事视角，即用女儿亲身所感所受描述母亲。闽顺琴在其研究中也提到建立在女性写作的基础上，母性书写具有自由性。女儿的叙述视角把母亲与女儿的关系转变为被叙述者和叙述者，母女之间渐变为文学形象塑造上“女人与女人”的关系。用女儿的视角来叙写母亲，从自身所见出发，避免了男权话语的独断书写，在真实自然的书写中体现出母性的力量，同时也体现了女性自身的力量。女性写作理论最著名的创始人——埃莱娜·西苏也曾提出女性的呐喊：“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杰里·克罗尔在其文字背后透露出来这种天然的女性意巧，诗歌中原初的母性，表现得温和、宽容、深沉、平静。

参考文献：

- [1] 闽顺琴.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诗歌中的母性主题研究 [D]. 浙江大学, 2014.
- [2] 徐洲. 澳洲诗人杰里·克罗尔母性思想的解读——以诗歌《瞬间》《二十四周》为例 [J]. 西昌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2(4): 4.

本文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西华大学开放课题《澳洲诗人杰里·克罗尔的儿童诗歌研究》ADLY2021-009